

听乐的心境

□嵩石

喜欢听乐，是我多年的爱好。清丽的曲调，偶然在耳际滑过，只寥寥数条音符，在心尖上，如蜻蜓登萍涉水般掠过，已留下圈圈或粗或细涟漪，在脑际荡来漾去，久久挥之不散，给我的平凡人生增添一份意外惊喜。

一枚似桃的埙，泛着历经沧桑的古旧暗色，被几根结着老茧干瘪细瘦的手指，硬是抚出了一生一世的寂寥和无奈。在熙攘的现代都市里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间，固执地将喧嚣嘈杂的人声一点一点地屏退，沉甸甸地落入心田，并迅即润开，濡润整个心房，空旷而又悠远。一霎间想起许多，转瞬又忘了许多，仿佛从没发生过。

竹笛七孔，拢唇一吹，手指在孔洞间轻盈跳跃，气流在竹管内疾速流动，或急或缓，或感伤或激越，笛声悠扬，我心荡漾。

琵琶端庄伫立，恍若时尚女子。恬静时柔顺缱绻，隔帘聆听隐约万种风情。一时兴起，恰似风卷帘栊，露出一窝嫣然笑靥，直叫人心魂难守。暴躁时慷慨激昂，似万戟相击，铿锵齐鸣，纵是铁血男儿，也难免瞠目惊骇：如此纤弱女子，何时竟贮蓄了一腔撼山填海的力量？！

二胡像极了旧时知己，质朴简洁，随和稔熟。客气时免不了拉拉扯扯，拢肩搭背，摇头晃脑；伤心处尽管去嚎嚎啾啾，哭哭啼啼，嘤嘤泣泣，不用顾忌是否有失体统。轻拢慢捻间，便可掏尽人深埋的心事。

唢呐咿哩哇啦流水似的幽咽，在江南山坳的阡陌上，曲曲折折地流连，迤迤数里。既可润新郎官干渴企盼的唇，亦可慰失去亲人那悲伤的魂。

吉他一如既往贴着青春永恒的标签。此物最宜黄昏，当暮色四起，倦意渐浓，有团团暖昧的薄雾氤氲弥漫。只一把搁在腿上，一个弹，一个听，不要多少技巧，无需规矩曲调，只随心中的感觉漫不经心地拨弄，就很轻易滤出真纯挚情。便是最稔熟的曲子，听者亦如新识般闻所未闻。偶一回眸，四目相对，彼此早已读懂对方，心意相通，“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旁的人并不会嫉妒，铮铮琴韵掀起心灵一角，自去忆那当年痴爱过的某个人，共护一个温馨好时光……

邻家有一盲叟，闲时摸摸索索劈几瓣鲜竹做成一台竹琴，两只小锤在青竹片上敲出“叮咚”乐声。初起时疙疙瘩瘩，绕舌磨人。盲叟不紧不慢调试音阶和音准。捱过一夏一冬，渐渐地，曲调的漏洞一一补上了，生涩和粗糙被渐渐敲顺、敲滑，流畅的乐符如天籁之音，在夜幕的宅院里萦绕回复。镇上小学、老人乐园经常邀请盲叟，老人家牵着老伴的手，应邀一场一场去表演。去时忐忑不安，归时神采奕奕，两颗灰白的眸子放射出异样的光彩，像是有了新的生命力。

年轻时在外地工作，人生地不熟。有个周末的午间，睡意阑珊，梦眼惺忪，融融的暖阳温煦地拂照在脸颊，忽听得萨克斯管奏出的《回家》曲子从遥远的远方飘来，不甚真切，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曲调，但依稀辨得清金属乐器的圆润，越过滚滚红尘，直直撞入心头。刹那间，胸间荡起柔情万种，思念的闸门豁然洞开，远方的亲人一个个活泛在眼前。

听乐的心境，最是勉强不得。天籁的妙曲，从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。惬意享受的同时，滋养了我的品性，也熏染了我的性情。



乡下听戏

□任德忠

在我的家乡象山，越剧团叫“戏班子”，越剧团演出叫“做戏”。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还是现在，各个乡村请戏班子来村里做戏一直都是一件大事。在我们村，虽然经济不富裕，但一年请戏班子两次，每次做戏三到五天，这是雷打不动的习俗。

早年的农村因为家家户户都没有电视，也经常停电，村里除了偶尔来个“耍猴”、“独脚戏”、“杂技团”表演什么的，老百姓茶余饭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所以每年请戏班子成了村里人最隆重和喜庆的事情。

戏班子一般都是由村里几个平时“爱管闲事”的人一起去别的地方请，也有专业放戏的人提前来村里谈，专业放戏的人拿现在的话讲就是职业经纪人。在那个年代，从事做戏职业的人档次是比较低的，被人们称作“戏子”。戏班子的人常年在各村的庙宇或祠堂里吃饭，打地铺睡觉，风餐露宿。几百元一场，下午一场，晚上一场，每场戏要演4个小时。碰到在一个村做戏结束下个村的业务没有对接上的时候，戏班子就没有地方去，村里也不再提供吃饭。这个时候戏班子就会和村里商量，能否让他们继续做戏，不谈钱，给口饭吃就行，直到下个村的业务对接上了再离开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每逢村里做戏，最有趣的事要数抢位子了。一般在戏班子来的前半个月就开始把家里的凳子、椅子搬到戏台的下方排好。大家争着抢头排正中位置，抢到后用稻草搓成绳子把属于自家的几条凳子椅子的腿绑在一起，生怕被别人家挪动，占有。早年的戏班子没有音响，看戏的时候又是人山人海，所以好的位置不但可以听到唱腔，还可以近距离看到台上“做戏人”的神态、表情、动作与手势。若是坐得离戏台比较远，就只能看见前面黑压压的人头，加上人群中的嘈杂声，基本上听不清台上在唱什么。因为看戏是农村老百姓一年中忙忙碌碌后最热闹和喜庆的事情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把远在外村的亲戚朋友邀请来，好酒好菜招待，还要安排住宿。客人酒足饭后早早地坐到属于自家亲戚的位置上等待开演。所以能否抢到好的位置非常重要，邻里间为了抢位置发生不愉快也是常有的事。

有时候相邻几个村同时请了戏班子，这就要看从远路坐拖拉机赶过来到哪个村看戏的人越多，说明哪个村的戏班子档次越高，这个村的人也会觉得很有面子。

后来，自从闭路电视走进农村千家万户后，人们对戏曲的兴趣变得愈来愈淡。每逢村里做戏，看的人也愈来愈少了，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去祠堂里看戏，也包括我。

时过境迁，我从乡下来到宁波生活已有20个年头了，也差不多有20年没有在村里看过戏。说实话，现在网络电视、手机播放软件这么先进，加上城市里各种曲艺节目又这么丰富多彩，我对农村的戏曲已然没有了当初的热情，但是骨子里对越剧的爱好依然没有改变。

今年端午节，我回了一趟乡下的家，刚好赶上村里的祠堂在做戏。朋友告诉我请戏班子的费用是3万元一场，一天两场，每场演两小时。朋友还说以前的戏班子和现在的不能相比了，现在的演员（以前叫“做戏人”）收入高，主要角色每天的收入都是上千元的，年薪达到50万元以上。好的演员都拥有自己的粉丝，她们不像以前一样在祠堂里打地铺睡觉了，晚上演出结束后，请夜宵的人排着队呢！

出于好奇，我随朋友一起来到村里的祠堂。腿还没迈进去，探进脑袋一瞅，只见戏台上一位女演员拿着话筒在唱流行歌曲《黄土高坡》。我当时傻眼了，后来一打听，原来这是戏曲正式演出前的热身，或者说前奏，让农村的老人家也感受一下现代歌舞带来的热浪袭击。但愿在新形势下，农村的戏曲文化发展之路越走越远！



总第6691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